

第八十九章 天降祥瑞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>慶曆六年初，不論是北齊還是南慶，兩國國境之內都發生了很多神妙的事情，雖然由於天氣寒冷的緣故，稻田裏還沒有長出穀子，自然更沒有雙穗的出現，河裏也沒有出現白魚，山中也沒有發現麒麟，但是...梧州開山時，挖出來了一對銅壁，沙州修河堤的時候，民工們驚喜的發現了一隻巨大無比，上有雲紋之飾的烏龜，江南水田之中，竟有蒼鳥、赤雁翔於天際！

不論是銅壁還是雲龜蒼鳥之屬，都屬於祥瑞一流，各地官員趕緊紛紛上表，大拍馬屁，但京都中的那位皇帝陛下有些不屑一顧。

因為這股祥瑞的無恥風氣是去年在北齊國境之內興起的，最先前傳說是西山第一場雪後，在山上有樵夫發現了白鹿、白狼與白狐，以為吉兆，上書北齊皇帝。

一代宗師苦荷以此為天人之兆，認定各國君主施政得宜，上合天心，故重開山門，於上京城外一處廟內，收一女徒，該女徒便是後來入了皇宮的司理理。

後來這股風潮又傳到了南邊，慶國各地也開始出現這種事情。不過慶國皇帝顯然是個不敬鬼神的強硬之人，直到前些天，欽天監監正顫抖著聲音，狂喜說道欽天監觀測到了景星慶雲，這才讓慶國皇帝開始正視這個事實。

祥瑞又稱符瑞，故老相傳，經文常注，乃是上天對於人間施政者表示滿意，而施的小魔法。這是天意的傳遞，人間百姓十分相信，而祥瑞地種類也極為繁雜。比如風調雨順，比如稻生雙穗，比如地出甘泉等等。

祥瑞分成五個等級，除了像麒麟這種根本找不到的。歸在嘉瑞之中，其餘的等級分別是大瑞、上瑞、中瑞、下瑞。

白狼白狐乃是上瑞，蒼鳥、赤雁乃是下瑞，而欽天監大喜報告地所謂“景星慶雲”便是天上異彩之雲，這...可是實實在在的大瑞啊，而且名字裏又嵌著慶國的國號，縱使慶國皇帝再如何矜持與多疑，也似乎開始飄飄然起來。畢竟皇帝也是人，總是喜歡被拍馬屁的。

今年一定是個風調雨順地好年頭。

既然是好年頭，那自然不能有戰爭，以祥瑞為召，北齊與南慶之間的國務交流開始便得密切了起來，尤其馬上兩國聯姻，大皇子與北齊大公長就要洞房。北齊那邊派出了數量相當龐大的使團。

而令南慶人感到震驚與光彩的是，北齊國師苦荷。竟然也隨著使團南下，要做此次大婚的證婚人！

苦荷大宗師在天下間的地位何其超然，他不僅是最頂尖的大宗師之一，而且天一道也隱隱影響著各地的祭廟，與在四野裏行走著地苦修士，雖然神廟向來不幹世事。但這種含而不露的聲威，卻是早已超出了一位武道巔峰的影響力。

如此一來。慶人雖然驕傲光彩，但各項接待事宜又要重新擬過，葉流雲野鶴不知蹤跡，真能對等接待的，倒似乎隻剩下慶國皇帝一個人了，可要皇帝親自出麵，慶國鴻臚寺的官員，又沒有這麼大的膽子。

最後還是太後見不得下麵那些官員慌張，出麵了結了此事，依舊年莊墨韓大家規矩，請苦荷大師入宮，由自己負責接待工作。

不料等苦荷國師到了京都，卻是婉言謝絕了此請，自己住進了慶廟，這倒也符合他的身份。

畢竟是一代大宗師，雖然兩國有別，慶人依然表現了足夠地尊敬，禮敬之餘便是好奇，天下人紛紛猜測，兩國聯姻雖然事大，但怎麼也不可能驚動他老人家吧？

北齊使團入京數日之後，苦荷親赴南朝的真实目的地似乎顯露了出來。

原來北齊皇帝親修一封國書，言明願與南慶修好，將去年草擬的那份協議延續萬年，兩國以兄弟相稱，不論尊

卑，隻敘新誼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。

如此重要的一次談判，當然需要苦荷親自坐鎮，慶國皇帝手執北方同事的書信，沉吟數日，終是輕輕點了點頭，隻怕也是看了苦荷三分薄麵。

消息一出，天下歡騰，慶人縱使尚武，但終究也是喜好太平的日子，隻是軍方隱隱有些憤怒的情緒，覺得如今朝廷強盛，正是一統天下地大好機會，何必整幾張紙套在自己腦袋上？雖然不重，但讓呼吸總有些不順。

倒是老秦家那位軍方領袖將世事看的明白，毫不在意，隻對最親近地幾人偶爾說過：“如今北齊恢復的速度出人意料，幾年內總是不好用兵，這協議不過幾張紙罷了，到時候撕便撕了，咱們皇帝陛下當年又不是沒做過這種事情？”

而苦荷南下京都的另一個目的，卻讓所有的京都官員百姓都跌破了眼鏡，他要收範尚書獨女範家小姐為徒！

苦荷國師的理由倒也充分，言道年關陰陽**前後數月間，天降祥瑞，正是天心仁厚之感，天一道持守天人合一之論，應天心而行人事，擇人間奇葩悉心栽培，為民謀福，方是正道。既然是奉天之舉，當然不囿於國土之限，北齊有祥瑞，故收一徒，南慶祥瑞現，自己自然要再收一徒，故而才親赴京都。

天一道宗師苦荷重開山門的事情，在去年就已經傳遍天下，但南慶人從來沒有想過這事情會與自己有什麼關係，哪裏想到天一道的關門女弟子會落在京都。

至於為什麼會選擇範家小姐便成了眾人心頭的疑問，沒有太多人會聯想到遠在江南的範閑，畢竟範閑再如何囂張強大，也沒能力指使苦荷國師來為自己謀福利。

苦荷沒有解釋擇徒的標準，隻是經由一些負責服侍的太監傳播流言。人們才知道，原來苦荷國師在京都偶遊民間，曾於太醫院門口默立半日。事後麵現溫賞，言道院中某女心性善良淳和，聰慧無二，實為良材。

當日。範若若正在太醫院“實習”，以這幾個月來學得地護理知識和醫道，細心照料院中的危重病人，不解衣，唇微幹，汗濕冬日之衫，十分辛苦。

在這個世界上有句話叫做“文武無國界”，北齊莊墨韓的學生都在慶國當著大官。北齊國師苦荷要收慶人為徒，慶人隻會覺得光彩，而不會生出別地感受，所以民間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，反而有些樂觀其成。

隻是苦荷

手徒，本來就是大事，而且收的乃是一位官宦家的小姐。自然要征求對方家中長輩地意見，而這事兒就連範建都不敢拿主意。又得入宮去請陛下的旨意。

在重重宮殿之中，慶國皇帝坐在龍椅上微微皺眉，沉默良久之後，隻問了一句話：“安之就這麼不喜歡弘成？”

範建悚然而驚，不知如何言語。

皇帝眼中閃過一抹笑意，卻也吃驚於範閑的手腳之長。能量之大，又覺得苦荷此人太過疼愛那個叫海棠的女子。不足為患，加上他將範閑放逐至江南，總有些許欠疚之意，便揮揮手允了此議。

大皇子成親之後不久，苦荷便扔下使團，帶著範若若飄然離京而去。

如此一來，範家與靖王家的婚事，便被無限期的推後了下去，隻看哪天會真正的消亡。靖王世子李弘成本來被軟禁在家，驟聞噩耗，險些吐血。而靖王知道此事後，入宮大鬧了一場，最後惹得太後出麵，才安撫了下來。

可靖王回府之後，終是咽不下這口氣，領著王府一幹花匠打手，直接衝到了世代交好的範尚書府上，不論前宅還是後宅，亂七八糟一通狠砸，將整座範府砸成了破爛不堪地垃圾場，生生毀了範建珍藏多年的無數件古董，趕得範府丫環們花容失色。最後靖王爺在匆匆趕回府的範尚書大人眼圈上打了一記猛拳，印上一記黑印，這才驕驕然領兵回府，稍解胸中那股惡氣

—

江南地，西湖邊，初春無蓮，細雨如線。

範閑一行人已經在杭州城裏住了將近一月，雖然號稱是度假，但在春意將至的江南，他就這麼呆著，當然有更深一層的意思。這些天裏，監察院駐江南的分司都開始全力運作了起來，不再如以往那般，任何事務都必須經由京都處理，而是直接遞到了西湖邊的莊園。

這座莊園，儼然成為了除卻京都正院以外，監察院第二權力中心。

關於江南路地官員情況，明家及那些鹽商們的相分細則，還有內庫最近幾個月地動向，都由坐在莊園之中的那名四處官員進行匯總，然後向範閑稟報。沒有了地域的距離，監察院上層對於江南的控制力度進一步加大，隻是由於明家的反應極快，早在去年秋天的時候，就已經著手安排，而且明家本身又是當地地巨族，任用的人手都是家族成員，所以院裏安插地釘子層級不夠，並沒有獲得太有用的信息。

相反，在沙州收伏的江南水寨，在這個時候開始發揮出了令範閑意想不到的作用，夏棲飛這人深謀遠慮，早就想著要奪回明家，已經準備了很多年，所以對於明家的出貨渠道以及相關信息，掌握的比監察院還要細致許多。

明家一直詭異地安靜著，隻是聽說在蘇州城裏已經有過一次上層的聚會，明顯是針對範閑的到來，隻不過那次聚會十分隱秘，監察院沒有查到什麼風聲。

不過以範閑的身份地位，再加上他名義上在管教的三皇子，不論是明家還是江南路的眾多官員，都沒有膽量搶先去撩拔他。至於東夷城的雲之瀾那些人，他們本來就隻是過來替明家撐腰的角色，誰想到範閑如此蠻不講理地展開了趕犬行動。

一個神仙在人間居住，或許可以長久隱於市井，但一群神仙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遮掩住自己的行蹤。常年沒有人居住的彭氏莊園忽然多了些人居住。不論是一應糧食果蔬地採購，還是那些名貴日用品的進莊，落在杭州城有心人的眼中。都能猜到絲毫。

所以在十幾天之後，範提司正在杭州地消息已經不脛而走，傳遍了整個江南路，但他躲在莊園之中避不見客。杭州知州上門一次，也被看門禮貌而堅決地否認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範提司還在度假中，不想被人打擾。

不過眾人也在猜測，範閑安靜了這麼久，究竟在準備什麼呢？他安靜著，官場江湖上的人們也隻有被迫安靜著。往江上大船送禮的人沒有減少，明家人也極為恭順地搬出了西湖邊上另外幾座宅院，生怕驚著提司大人的清淨。

西湖邊地莊園一片幽靜，卻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。

...

湖上飄來一葉扁舟，兩位書生模樣的年輕男子正分坐舟首舟尾，中間擱著一方矮幾，上麵置著清淡果蔬與江南水酒。做派十分瀟灑。

兩個人正是易容之後的範閑與海棠，二人並未在臉上塗抹些麵粉之類的物事。隻是由範閑巧手剔了些眉角，又用膠手略略將眉尾向上提了些，眉毛一變，兩個人的模樣頓時變了許多，如果不是熟悉的人，一定認不出他們來。

這時候小舟正緩行於西湖偏僻一角。今日小雨初歇後，湖上空氣十分清新。

最近這些天。範閑時常與海棠泛舟湖上，一方麵是喜愛這裏的湖光山色，另一方麵是範閑初習天一道地心法，依海棠所言，要時刻親近自然，以天地之元氣修復體內如濫柯一般的經脈。

說來也是玄妙，範閑修習天一道心法之後，不再雪山處蘊氣，轉由丹田，那些點滴蘊成的真氣就像帶著一抹清新的味道一般，在他的經脈管壁上緩緩滋潤開來，潤澤著幹枯破損的經脈，身處西湖之上，親近著自然美景，下有微涼湖水反映白雲藍天，側有山下微疏山林初展青顏，心法修行果然快了不少。

範閑相信海棠姑娘說的有理，但知道更關鍵地原因在於，自己的真氣循環比一般地武道修行者要多出一個，由體內體外循環往複的功夫，自己當年練的太多，以往隻是用在攀岩之上，如今才知道，對於自己的心神與天地感應，大有好處。

他閉著眼睛，半躺在舟首，右手有意無意地搭在船舷之上，指尖與微蕩的湖麵似觸非觸，一抹淡淡然以至不可察覺的真氣，從他地指尖緩緩溢出，與湖水一沾便又柔順收回，流入他的體內，讓指尖所向地湖水上震出細細波紋。

海棠輕輕劃動著雙槳，一雙明亮若湖水般的眼睛，注意著範閑的指尖，她的眉頭微微一皺，暗中歎了一口氣，心想麵前這個

年輕人的悟性與機緣真是世上少有，像眼下這幅場景，真氣離體而回，沾染自然之息，明顯已經是天一道心法第三層的現象，自己雖世稱天才，但當初體悟到這種境界，也已經修習了五年之久，而範閑...這才十幾天而已！

雖然範閑如今的境界比她初入門時高出不少，領悟能力也強了許多，但進境如此之快，還是令海棠感到了一絲不可思議與警懼，範閑如今身兼南北兩大絕學，手中又握著極大的權力，偏在天下民間聲望又佳，這樣一個人，將來如

果...走入了邪道，誰能來製他？

其實範閑在武道方麵的悟性，遠遠不如海棠，而之所以修習天一道心法能如此順利，一方麵是海棠在一旁毫不藏私的傳授，一方麵卻是範閑小時候的真氣基礎打的紮實，第三點就是先前提過的，範閑對於這種真氣走了又回來的方式極為熟悉，他是一個吝嗇的人，卻湊巧迎合了天一道修行的方法。

似乎感覺到海棠在想些什麼，範閑從冥想之中醒來，緩緩睜開雙眼，似笑非笑望著海棠，說道：“不用擔心，如果我真想毀約，你帶到江南來的那個北齊人。我就不會讓他接觸那麼多東西。”

在他與海棠的協議，或者準確說是範閑與北齊皇室地協議中，長公主垮台之後。內庫往北方走私的貨物依然不會減少，而且在質量與等級上都會有一個極大的提升，甚至包括某些嚴禁出境地貨物，範閑都同意了北齊人的要求。

很妙的是。海棠帶到江南來的那個北齊人，是北齊朝廷地一位官員，身為戶部主事，卻又兼著工部的司虞，當初還在兵部沉浮過一段時間，這位官員在仕途上一直沒有起色，卻是多材多能之人，能算帳。知曉兵器構造，更精通貨物檢驗。海棠帶著他來，負責與南慶內庫的交易，實在是非常恰當的選擇。

“我這人是很重承諾的。”範閑望著海棠說道：“當初在上京城裏答應你們的事情，我一定會做到。”

“我們也一樣。”海棠微微一笑，鬆開槳柄，任由小舟無主橫於湖麵。說道：“你應該收到消息了，老師已經帶著範家小姐離開了京都。”

不等範閑開口。她繼續說道：“範思轍也已經開始逐步接手崔家留在我朝境內的產業，你應該知道，如果不是陛下點頭，這些本來應該收入國庫，而不會成為你的私產。”

範閑搖搖頭說道：“崔家本來就是我大慶子民，就算他犯事被捉。當然也應該由我們大慶人接管。”

海棠不理會他地強辭奪理，繼續說道：“而且我也依言將心法帶给了你。協議第一部分的內容，我想我們雙方都沒有什麼好挑剔的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這是一個對雙方都極有好處的買賣，隻是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如此信任北齊人。海棠似乎也很不理解這一點，皺眉說道：“安之，你將妹妹與弟弟都送到了上京，不要說你是無意之舉...這是為什麼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知道對方終於察覺到了什麼問題，但是卻不可能正麵回答她，難道要自己告訴一個外國人說，自己很擔心哪天皇帝陛下忽然要來一招大洗牌，所以要在這天下別的國度裏留些後手？

他揮揮手說道：“這有什麼，隻要我們的協議繼續履行下去，我相信不論是你，還是那位...小皇帝陛下，都會保護好我的家人。”

海棠眉頭一挑，說道：“如果事情敗露了，你怎麼麵對慶國上上下下地人？”

“麵對？根本無顏以對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我雖然不認為自己是賣國賊，但人們肯定會認為我是最大的慶奸。”

海棠笑了笑，無言以對其人地坦白痞子性情。範閑接著笑道：“再說，對於這個世界而言，我不介意做一位國際主義者。”

...

“慶國各地的祥瑞，是你做的手腳？”海棠低頭問道。

範閑並沒有否認，梧州沙州等地的事情，自然是監察院做出來的，至於欽天監觀測到的景星慶雲...不要忘記，前任欽天監是二皇子地人，已經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被監察院請去喝茶，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放出來，如今地欽天監，與範閑的關係頗堪捉摸。

他心裏想著，北齊小皇帝在北邊頂片葉子搞三白，我這邊兒雪山上野獸少，但整個祥雲出來，總也能壓你一頭，陛下來的密信裏，明顯對於自己的安排相當滿意，字裏行間透著股得意。

“慶國的皇帝陛下...”海棠斟酌了一下措辭：“這些年雖少出麵，但世人皆知陛下天縱其才，尤其是這次老師收了你妹妹做關門弟子，難說他不猜到什麼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：“這些事本就瞞不得陛下，我身為臣子，也不會隱瞞，相關的事宜，我早就寫了密奏呈上去了。”

海棠微感吃驚，說道：“你倒是光明磊落，那有什麼事是你不會說的？”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比如把內庫的銀子往自己家裏搬，這種事情，當然不大好意思和陛下說。”

小舟之上再次陷入了沉靜之中，湖水也再次沉靜。範閑看著微有愁容的海棠，發現半年之後，這位姑娘家的心性似乎有了些小小的變化，許是初涉朝政之事，終究對於心境造成了些微影響。

麵對著海棠，其實範閑有些隱隱不安，在去年至今日的這些相處的日子裏，他稟承一字記之曰心的原則，在交往中盡量地坦露心懷，赤誠相待，甚至會說一些幼稚無比的話語，一方麵是真地很珍惜海棠這個朋友，另一方麵卻是想從心出發影響到這位女子，獲得一個強大的助力出發點帶著利益，這讓他有些慚愧。

湖畔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範閑回頭望去，隻見一匹駿馬在湖畔石道上疾馳而過，正大光明地駛到已經多日不曾有官員敢再次登門的彭氏莊院門口，一名有些麵熟的官員翻身而下，怒意衝天地擂著門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